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王曼玲著 袖珍系列

谁抚摸了



长江文艺出版社

谁抚摸了我

王曼玲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抚摸了我/王曼玲 著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袖珍系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54-2254-3

I. 谁…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525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武汉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125 插页:5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7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1726 定价:10.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王曼玲，出生于云南保山，祖籍山东广饶。17岁当兵，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已出版长篇小说《正午告别》，中篇小说《如花似玉》等文学作品。中篇小说《幸福花儿开满地》获全军文艺创作新作品一等奖。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员。巴金文学院创作员。

出版说明

90年代初,我社曾经在严肃文学走入低谷时,推出了“跨世纪文丛”。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图书陆续出版后,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夏,我们在讨论出版一套袖珍长篇小说时,想到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将这个特指湖北人的小精灵作为我们这套书的标识。

关于“九头鸟”,《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曾写道:“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正字通》云九头鸟:“状如鸛鹑,大者广翼丈许,昼盲夜瞭,见火光辄堕。”宋梅尧臣《古风》诗:“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啖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鸛鹑。”但是后来,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提起湖北籍的人氏,人们会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其意,是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自然不是对手。湖北是九省通衢,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在人们的印象中,湖北人会经商,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无商不奸,与湖北人打交道,小心吃了亏。所以,九头鸟之于湖北人,实际上是具有一定贬意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

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

当然，我们将拟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归之于“九头鸟”系列，并不是完全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地是在湖北，而是我们认为“九头鸟”这个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复合型人才吗？而“广翼丈许”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不过，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如12万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来冠之以“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后来，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经过商量，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我们准备像“跨世纪文丛”一样，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总题用“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小说。当然，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不能仅看篇幅长短，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我们既重视题材的多样性，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否则，我们这套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

我们十分明白，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的，这套小说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像我社的“跨世纪文丛”一样，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没有婚约，
没有责任之后
的男女之间，
是趋向自由成熟的
两性交往？
还是
承载着更为沉重
的精神幻灭？
张小涓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实践在女性特有的
世纪之旅。

谁
抚
摸
了
我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袖珍系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张小涓的黄昏总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她在这座城市里唯一可以寻找到那样感觉的地方。坐在一张舒适的沙发上，面对落地窗的铁艺雕花护栏，她的目光就飞向了天空，她的思想也飞上了天空，她甚至感到自己在飞翔。当初她选择这所高层电梯公寓的二十二楼，就是为了寻找这种飞翔的感觉，在她看来，只有身体产生了飞翔的感觉，才会离她追寻的那种境界近一些。

她从不在这一时间和任何人约会，也不在这个时间看电视、接电话，在这一座过于喧哗和激情的城市里，只有这一时间能让她去追忆或幻想。对于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来说，张小涓像一名卫士一样，死守着追忆或幻想的这块情感阵地，这是她最后的堡垒。

事实上，她也不会在这时刻读报的。这一天，与其说是她在读报，不如说是报纸在读她，那一张照片就那么强盗一样地闯进了她的眼帘，接着闯进了她的思想。她被迫拿起了那张报纸。

抢劫发生在深夜。当时火车正行驶在一座大山的深处，从车窗望出去，没有一丝一毫的光亮，车上的旅客有的耷拉着脑袋昏昏欲睡，有的已经深睡。抢劫犯没有戴面具，

他用左手举着一支五四式手枪。

就这样，他像在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很轻松，很随便地在几节车厢里拿着他想拿走的东西和钱财……

报纸上登出了人民警察江海的照片，在与抢劫犯的搏斗中他的身上被一颗子弹击中，但是没有要他的命。张小涓面对这张报纸的时候，英雄江海正躺在一个离她千里之外的医院里，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被绷带包扎，整个人被鲜花包围。

报纸上江海的那一张生硬的面庞，让张小涓的脑海里渐渐显现出一张略显稚气的男孩的脸，渐渐地她还清楚地看到了江海那长着细软胡须的嘴唇，那是少年时期的江海。那时他们共同生活在南北交界处某一地方的一个县城里，在一个以单位为范围的家属大院里，他们一起成长。

一

那该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事吧。那是那一年的春节，刚刚上了一学期大学的张小涓和当了警察的江海到一个风景区玩。那天晚上他们就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一个不太正规但很温馨的旅馆。旅馆清静得就只有他们两个顾客，旅馆里的一切又都是家庭式的，只要你需要，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吃饭或洗澡。

在公用澡堂里洗了澡，张小涓顶着一头湿漉漉的

长发，用一块干毛巾在有一搭无一搭地擦着头发，江海坐在她的床沿，看着她擦头发，两人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期，在他们共同拥有的那个院子里，张小涓每次洗头都是在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上，要么是她妈妈给她用茶壶倒水冲头，要么是她姥姥给她冲头，江海总爱倚在自家厨房的门框上，看着张小涓洗头，看着那一股水顺着那像黑缎子一样的头发流过，江海很想用手指去摸一摸。

张小涓似乎感觉到了江海异样的目光，就不再看他，而是把自己的头埋得低低的，用浓黑的长发把自己的脸挡住，一副闭月羞花的样子。

恋爱中的两个人的心都跳得怦怦的。张小涓在那黑发的遮掩下，进入了某一本书中，书里也有一个女孩顶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似乎是站在窗户边，有灿烂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的身上披上了金色的衣裳，那是梦的衣裳……

江海渐渐坐不住，他扭动着身子，伸出手去扯了扯放在床头的枕头，又缩回手抓了抓自己的脑袋。张小涓的头发从脸前披散下来，把整个脸都挡住了，就好像在她的面前立起了一面黑墙，坚硬而又阔大，黑墙把他们俩隔开……忽然，江海一把抱住了张小涓，用头拨开黑发的间隙……

张小涓在一开始就想到了可能发生的事，在她的脑子里对于要发生的事还是一片模糊时，江海已经跃上了她的身体，她和他脸对着脸，张小涓在心里喊了一句，完了……江海粗粗的呼气喷雾器一般笼罩在她的脸上，她在心里虚弱地喊道，不，我不……忽然，

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电影《南征北战》里的画面，高营长对江大娘说，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他们站在高高的崖上，他们的脚下是后撤的队伍……事后，江海带着几分惊慌，匆匆离开了那间平房。张小涓就一个人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很高很高，高得她觉得好像不是在一个房子里。天花板很旧，旧得像一张老人的脸，很遥远也很沧桑。她的脑袋里一片空白，时间好像已经不存在了，她好像置身于一张三维立体画里，在一个角落里，被类似蜘蛛网的东西环绕……许久，张小涓处于一种低智商的状态中，她似乎在想什么事，可是她什么也想不起来，脑袋里被挤得满满的，但是，那是一些和她毫不相干的东西，属于她的依然是一片空白。忽然，她感到两个太阳穴的地方凉冰冰的，她举起手去触摸，这才知道是自己的泪水，她知道自己是在哭了，可是为什么要哭呢？是不是每一个女人在自己第一次的时候都要哭？她想她是不该哭的，如果是每一个女人都要哭的，那她就更不要哭了。可是，泪水还是无声无息地向下流着，她想，这不是我在哭呢，是泪水自己在流动。哭是一种主观的现象，就好像她第一次知道自己来月经的时候，呜呜哭出了声。

忽然，张小涓听到了一个巨大的声响，好像一声礼炮一样，在天花板的某处响起，随即，一切又陷入了寂静之中，张小涓的脑袋开始复活，她判断是老鼠之类的动物在天花板上活动的结果。她想，我就把那一声响动当成是一声礼炮吧，是一声为我告别女孩生涯而响起的礼炮。想到这，张小涓真的心酸了，接

着鼻子更酸了，泪水像决堤的水库一样，涌出了眼眶，漫过了她的整张脸。她想，这是一次主动的哭泣。张小涓收拢自己伸直的两条腿，把两个膝盖收拢到了胸前，两个凉冰冰的膝盖紧紧地压在了两个热呼呼的乳头上，张小涓轻轻地喊了一声，“啊”。她把头埋到了那个散发着一股陌生气味的枕头上……

二

张小涓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和她一块长大的男孩，江海。

那一年，张小涓和江海刚刚参加完高考，很无聊地待在家里。这一天，江海到张小涓家来找张小涓。张小涓在等待消息的时间里，就找很多小说来看，这让她感到很充实，等待得也不焦急，有时她会沉浸在小说里的一个场景里，把自己变成小说中的女主人，很投入地做了书中的那个角色，很久回不到现实中来。江海进门的时候，张小涓正沉浸在小说的一个情节里，她的心正被书中那煽情的字眼挤压着，让她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江海看到了正在读小说的张小涓。江海问，心里有底不？张小涓猛地从书中醒来，瞪了一眼江海，说，吓死我了。江海笑道，哦，看迷了。又说，怎么样？感觉。张小涓知道他在问高考的事，她没有回答他，本来考完了就该轻松轻松，懒得再去想。她放下了手中的书，抬头看了看江海。江海在一边感叹道，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啊。说着就露出了那种很成熟男孩的笑，张小涓的心莫名地动了一下。张小涓说，看来你是成竹在胸了？江海的嘴角很牵强地向右脸颊方向扯了扯，说，差不多吧。说完，江海又说，我想咱们一块学英语吧。学英语？张小涓问。是啊，现在不是没事吗？我们正好补习一下英语，别到了大学里跟不上。张小涓就在想着江海的话。正在这时，张小涓他们班的几个女同学来找她，一推门就看到了他们俩在一起，几个女生惊乍着跑了，后来就传出了张小涓和江海好的闲话。在那样的年龄里，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在不断的传颂过程中，被增添了许多美感。

似乎像张小涓这样的女孩子该是生活在一个绯闻里。那一年她刚刚过了十七岁的生日，她的身体忽然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膨胀起来了，她的胸被她用小号胸罩勒得紧兮兮的，可是隔着衣服还是让人看出来那被勒紧的组织随时都有可能在一个瞬间被挣破，然后溢出。但是，丰满的胸丝毫不影响她有一个高挑的身材，她有细细的腰肢，修长的腿，直立着的她就好像一个仅仅是用来摆设、实际用处不大的花瓶。看张小涓的脸，最先看到的一定是她的嘴唇，是那种一个红红的李子，被人用刀从中间一刀划过，果肉立刻向两边卷起，这就是张小涓的嘴唇，上下一样的厚度，在她沉默的时候，嘴唇总是轻轻地开启着，因为湿润而发着亮晶晶的光。她的眼睛不大，甚至在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就仅仅是一条缝，于是，在更多的时候，那双眼睛被一种迷惘笼罩着，随着她年龄的增

长，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浓。鼻子是东方女孩子的普通鼻子，很精致、甚至小巧，毫不张扬地端端摆放在它该摆放的位置上。亮丽的脑门，光滑而饱满，仔细看上面长了密密的一层绒毛。

那时，在她那张十七岁的脸上，更多的是天真与稚气，对她来说，生活还没有开始。

没过多久，张小涓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她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大学的化学系，尽管学的专业不如意，但她毕竟上了大学，而江海却名落孙山。

张小涓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江海在她家门口和她告别，自从传出闲话后，江海就没有进过张小涓家的门。他们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变得羞涩了。不过，张小涓并没有完全把传说当成谣言，张小涓是悄悄地想象过将来的，所谓将来也就是恋爱的时期，她刚刚看完了一本爱情小说，似乎她又在实践着书中的角色，她很渴望进入爱情。

江海站在张小涓家的门口，很羞涩地犹豫着，张小涓说，进来啊，在门口干嘛。江海就进了她的家，许久，江海没有说话，表情很深沉。张小涓说，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江海低着的头抬了起来，祝贺你，真的，还是你行。张小涓说，其实你是完全能考上的，真是没有想到。江海就又不说话了。张小涓说，给我写信，好吗？江海的眼睛忽然一下亮了，说，我……我想对你说句话……张小涓打断了他，不，别说……江海就火辣辣地看着她，张小涓的脸头一次在江海的面前红了。

张小涓就这样进入了初恋，离开家时，竟有了一

些惆怅的感觉，看着渐渐远去的那一座她和江海共同在里面长大的院子，竟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悲凉心境。再回头时，视野里没有江海的身影，或许江海是在哪一扇窗户的后面看着她，就想也许这就叫爱情吧。

三

到了学校张小涓就给江海写了信，那是张小涓平生的第一封情书，写得很纯，也很含蓄，赋了一首藏头诗，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排成了“江海努力拼搏”几个字，也算是热烈的爱情表白了。江海倒看得清楚，也学着赋了一首，每行的第一个字排成了“向小涓学习”，张小涓看了以后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似乎整个人真的有所依托了。

进入恋爱的感觉真好，张小涓课余时间几乎都用在在了写情书上。六个人一间宿舍，都是高低床，张小涓住了一张上铺，每晚熄灯以后，张小涓就用手电筒照着，用被子当桌子给江海写信。起先是江海来一封她回一封，后来发展到还没收到回信便又想江海了，那么也写一封，再后来就每天都写，好像写日记一样，把发生在学校里的、宿舍里的，甚至上课的内容都写在信里，似乎这样就是面对江海了，想象着自己真的像一股小溪萦绕在江海的身边，小鸟依人一般。

那时，江海已经参加了工作，是省里铁路公安局来招的工，先是参加一年的培训，然后就分到铁路局所属的各个公安部门，是一个比较好的工种，也是要

考试的，择优录取。当然，江海是没有问题的，招工的一见他就喜欢上他了，说，小伙子是一块干公安的好材料。

这些都是小涓从江海的来信里知道的，就想人家说得对呢，江海是那种称得上伟岸的男人。小涓有时上着课，脑袋也能开起小差来，当然是想江海啦，想小的时候一帮小伙伴到附近的田野里卧在农民的蚕豆地里偷吃蚕豆，那时江海就卧在她的旁边，脚能碰到脚，怎么没觉得比自己高呢？后来又想，江海长高好像是一夜之间的事，小涓有一次从家里的窗户看出去，看到江海从晾衣服的铁丝下通过，他居然弯腰低头才能过去，小涓忽然意识到江海长高了，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了。

江海在一个叫读书铺的地方学习，小涓的信就寄到那里。读书铺是一个三等火车站，四周除了山什么也没有，学习班的学员都是青一色的男孩，好像是在一座军营里。江海说每天收小涓的来信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件事，小涓为此感到很满足。

化学系里女生少于男生，并且女生小于男生。他们这一届年龄相差很大，有许多是老三届，有下过乡的，有当过工人的，还有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有一些是已经成家有孩子的，没有成家的也大多已经有了朋友。张小涓总有一种不是这些人的同学的感觉，在班里她是最小的，本来她上学就早，加上是应届生，在那些大男人、大女人的面前，她好像是他们的晚辈。

尽管张小涓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但是，在最初进校的那一段时间里，她还是基本被忽略。那些大男